

池塘之眼

□吴佳骏(重庆)

池塘,是村庄的眼睛。有风吹,它就眨一下。若无风,它就老是睁着,望向天,好似天上会落下黄金。这只眼睛,很亮,很清澈。它会把看见的东西尽收眼底。云过,它把云的形态藏进碧波;鸟过,它把鸟的影子印在水面。

小时候,夏日黄昏,我总喜欢坐在塘沿上,观察水面的动静。太阳的余晖照临池塘,池面像敷了一层蛋黄。我喉头微动,想伸出舌头去舔一舔。这时,我看到自己那孤独、瘦小的身影在水面晃动。我捡起一块石子,朝影子砸去。瞬间,我就破碎了,融化了。整个池塘,都浮满了忧伤。

一群小鱼,摇着插在尾巴上的破扇子,在我投石的周围游弋,试图用嘴把我破碎的身影粘贴完整。它们极有耐心,蹿上蹿下,宛如一队水底世界的能工巧匠。然而,也许是我的身影太易碎了,修复难

度很大。约莫一刻钟过去,它们便显出疲态。摇摇头,各自散去了。鱼儿们的义举,让我感动莫名。

我那时的梦想,便是做一条鱼。成天把自己泡在池塘里,赤裸裸的,将周身洗得纤尘不染,顺便把烦恼和惆怅也洗去。

大概八岁那年,一个午后,我突然觉得要为自己做一次主,便一个人偷偷跑到池塘边,纵身跳了进去。水花飞溅中,我还没来得及挣扎,就被池水淹没了。好在水不深,脚站在池底,刚好能露出头。我带着呛水后的难受,爬上池岸,好像死过一回,又活了过来。

从那以后,我变得成熟了,也懂得了生活之水的深浅。原来,做一条鱼,也未必是多么快活的事情。

这一切往事,我相信池塘都记住了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,我已不再年少。池塘也不复是过

去的池塘,它沧桑了不少。眼睛明显没了曾经的清澈。池面上,飘满了浮萍和白色垃圾。自从乡村公路通车后,每个周末都有城里人开车来这“世外桃源”兜风。有的还自带帐篷,烤箱烤架,在池岸上搞起了野炊。男女喝了酒,就唱歌,打牌,嗑瓜子和花生,朝池塘里扔废弃物,把一个宁静的山村嚷得鸡飞狗跳。尽兴之后,他们就钻进帐篷,等太阳落坡,等倦鸟归巢,等衰老的池塘闭上眼睛。

这一切,池塘也都记住了。我从池岸上走过,我见证了池塘的生机和落寞。跟我一样见证了池塘的生机和落寞的,还有村头的李大爷。李大爷最大的爱好,是蹲在池塘边钓鱼。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,就看见他隔三差五地在垂钓。那时,他年轻,娃小。家里穷,没钱割肉,只能钓几条鱼来给孩子改善伙食。后来,他的孩子大了,外出参加了工作,我依

然看见他时常在垂钓。尤其下雨天,他披蓑戴笠,嘴刁烟杆,坐在岸边,像个打坐的人。有次,我到池塘边散步,见他垂钓,就问他,你娃又不在你身边,你自己又不吃鱼,钓鱼干啥?他凝视浮标,淡淡地说:喂猫。我猛然想起,自从李大爷的老婆病故后,他便热爱上了跟猫相处。

这次回乡,我又看到李大爷在池塘垂钓。他已经老态龙钟,背驼了,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,却仍旧那样盯住浮标,从早晨坐到傍晚。他的旁边,永远蹲着一只猫。只是不知道这是他养过的第几只猫了。偶尔钓到一条鱼,猫就两眼放光,喵喵地叫。可李大爷就是不给猫吃,从钩上取下鱼,又放回到池塘里去。他明白,这口陪了他一辈子的池塘里,已经几乎没有几条鱼了。我不想打扰他,递上一支烟,转身离去。再回头看孤独地垂钓的样子,我真猜不透,他到底是在钓鱼呢,还是在钓他自己。

篁岭

□刘绍文(广州)

婺源地处皖、浙、赣要冲,境内峰峦叠嶂,溪流纵横,风光旖旎。婺源东北边陲,与浙江开化县毗邻的石耳山中,坐落着闻名遐迩的篁岭。《婺源县志·山川》记载:“此地古名篁里。篁岭(山),县东九十里,高百仞。其地多竹,大者径尺,故名。”“篁岭(村),离城八十五里,曹氏世居。”可知,篁岭乃山清水秀之地。

翻过盘垣山腰的层层梯田,顺着潺潺溪流,听着山鸟浅鸣,绕过苔草寄居的乱石,穿过野茅出没的羊肠小道上山。走在篁岭坚实的土地,眼前豁然开朗:民居傍山依地建筑,层层叠起,高低错落,几近山顶。篁岭之下,梯田纤陌,形似纹状,模样天

成。巍峨的石耳山脉,慈祥地簇拥着这个距今近600年历史的徽州古村。

进村没多远,三棵香樟树像是它乡遇故知,热情地夹道欢迎,树龄分别是210岁、300岁和430岁,苍翠挺拔,尽显沧桑。微风吹动绿叶,黑珍珠似的樟树籽,悉悉索索掉在泥地,带着淡淡的香樟味。这棵1200岁的红豆杉,高大魁梧,虬茎巨冠。红透的乌桕树长在田垄,守望秋收的欢笑,苦楝树静静地站在地角,构思一缕刻骨的相思。最称奇的是枫香,将羞涩的心思寄托给轻淡的白云。还有柏树、柿树、香椿树、桂树、榿树……数百棵两百岁以上的珍奇古树环绕村居,肥肥瘦瘦,高高矮矮,秋色斑斓,尽显风流。

篁岭不单古树多,古建

筑也多。保存良好的徽式古楼、堂、祠、厅随处可见。著名的有五桂堂、树和堂、培德堂、慎德堂,香远楼,怡心楼、众屋等。五桂堂是篁岭人的祖宅,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,曹永护在此结庐繁衍,到其子曹希例四代都是单传。曹氏乐善好施、见义勇为,美德遍及四方。五桂堂内雕梁画栋,亭台水榭,书香浓郁。

在篁岭,巷、道、桥、井(塘)纵横交错,“三桥六井(塘)九巷”以天街为轴,曲径通幽,连接家家户户,延伸每个角落。巷道多以条石垒砌台阶,阶边溪流淙淙,花草清丽,平缓处,青石板铺就的路面,脉脉引你去到另一处宗祠别院。

篁岭500米“天街”,徽式茶坊、酒肆、书场、砚庄、篾铺林立,传统文化与现代时

尚在此交融……作坊墙上挂着鸡鸭鱼肉,梁上悬着南瓜、大蒜、玉米棒,石凳上摊晒着红薯片、米脆糕,令人目不暇接。运气好的话,碰巧赶上主人打麻糍或蒸着传统小吃——清明果,可以坐下来,享受地道乡村美味。

农历六月六,是篁岭的“晒秋节”。晒篁上,红辣椒、篁菊、黄豆、玉米、南瓜、番薯、菜干、笋干、果脯……屋顶成了晒篁的世界,五颜六色的农作物,与白墙黑瓦绿树红花交相映衬,蔚为壮观。

篁岭是出了名的“鲜花古村”。牵牛花、三角梅、马鞭草、紫藤、爬山虎、梨花、三色堇、紫薇、菊花……一年四季,芬芳洋溢天街古巷。阳春三月,金黄色的油菜花开满阡陌梯田,人在花海,春心荡漾,春色无边。

绽放

□崔云(珠海)

蝉儿在阴暗潮湿的泥土里蛰伏十多年时间,只为了在炎夏两个星期的枝头鸣唱。雄蝉在与雌蝉交配后很快便死去,雌蝉在产卵后也命归黄泉,它们双双完成了生命的轮回。从卵到蝉,这中间它们经过了五次痛苦的蜕变,但地上的生命周期却是如此短暂!

蝉的鸣唱,是对爱的礼赞,更是内心深处的呐喊。那热烈的情感,奔放的曲调,咏颂的全是生命的乐章。

“知了,知了”,应该是蝉儿对生命及爱的深刻领悟吧!

蛰伏一生,只为这十多天的闪亮绽放。它历经磨乱,

不屈抗争,最终“一鸣惊人”。

蝉儿的绝唱,是夏日最壮丽恢宏的生命交响。

有“月下美人”之誉的昙花,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生命,但它不会因为花期短暂而拒绝绽放,也不会因为夜深人静无人欣赏而随意应付。昙花一现,朵朵洁白无瑕,娇艳欲滴,美得让人心颤。

拼尽全力,只为这一刻的怒放,为人间送来缕缕暗香。

这是刹那间的美丽,一瞬间的永恒。

为心绽放,为爱绽放。昙花用瞬间的美,成就了自己的梦。

在自然界,有许多种花,一生只开放一次,花开一次就是一生。

据说沙漠里有一种奇特的依米花,六年等待,才迎来一次绽放。花开四至五瓣,每瓣颜色各不相同,异常鲜艳娇美,让人惊叹。然而,经历了六年奋斗才展现笑颜的小花,花期却只有短短的两三天,便香消玉殒。

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却是生命的尽头,真是让人心痛!但依米花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却依然选择无悔绽放。

花开花落终有时。生如夏花般灿烂,死如秋叶般静美。花们深味了其中的含义。

不少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,开花对竹子来说往往意味着死亡。但竹们却世世代代前赴后继,在开花中坦然走向死地。这是何等壮烈!

这生生不息的力量,这视死如归的勇气,是何等的感人!

一生只闪亮一次光芒的萤火虫,当它最闪亮的时刻也是生命殒落的时刻。但在生命的尽头,它选择将全部的光亮献给人类,用自己舞动的生命,带给人们无限欢愉与遐想。

夜空中的流星也是如此。当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天际时,也是它陨落的时候。但即使是短短的瞬间,也要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,让世人瞩目。

人的生命亦如花期般短暂,无法把握,难以预料。但我们可以选择开花,选择绽放甚至结果,选择为刹那间的美丽与永恒而不懈努力!

读诗

严力的诗

□严力(北京)

保持硬度

昨晚入睡后

有人在我思想的冰面上滑冰

刚开始摔跤的人

后来都越滑越顺畅

这些笑容灿烂的人

不知道还要利用寒冷多久

而我情不自禁地把睡姿缩成一团

以保持冰面的硬度

四月的方向

蝴蝶以性别相异的翻飞

传播着互相愉悦的气息

其实不需要它们的出场

在我一喝到阳光苏醒的体温时

内心的禾苗就悟性沸腾地

从各种器官里蹿了出来

它们展开生命的面积

改变了读书和毕业的方向

它们乐于生产的积极态度

促成了我手中游成渔网的一

格格色彩斑斓的荷尔蒙

雾霾咏叹调

面对诱惑我常常警告自己:

请把脸上惊讶的表情放回口袋

请口袋转过身去

而如今

诱惑都夹在了

雾霾这本厚厚的书里

在其首页的序言里

我读到了:

从污染的角度讲

人间早就没有了白纸

大家都在写过的纸上继续写

烹调咏叹调

诗篇常被激情一挥而就

冷却之后才发现

糖分的比例

咸淡的拿捏

火候的掌控

色彩的搭配

总有几项被忽略

回锅就成了经常的行为

但回锅不保证就能端出好菜

如果原料里没有时代的责任更新

所有的回锅都成了浆糊